早上，听到有人粗鲁地敲着房间的隔扇，有希急忙整理衣装。

「丫头，好了没有？ 我要开门啦」

（是姐姐。一定是那件事露馅了）

「可、可以是可以了……」

如果要躲起来的话这个房间里连可以躲的地方也没有。很不情愿的有希，像抓着救生索一样紧紧抱着枕头，等待着隔扇打开的瞬间。

嘭！

有希战战兢兢地移开枕头往上看。正如所料，姐姐由佳里怒气冲冲地叉着腰站在那里。

「我的户川纯的录音带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」

中学3年级的由佳里对摇滚十分热衷，不论是西洋音乐还是传统音乐，每天都如痴如醉地听。自从不和大家一起玩而更多在自己听唱片、画漫画的有希，经常会向由佳里借唱片和录音带来听。但是，因为有希最近学会了用盒式录音机来录音，终于糊里糊涂地将自己的歌录进了户川纯的录音带里。

「对不起啊，和空的录音带搞混了」

「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，那是朋友给的特意复制的副本。没有唱片，已经不能再录音了啊。你该怎么办啊？」

「我看看问谁能借过来吧」

「问人借啊，你的朋友恐怕不太可能会有户川纯的唱片吧」

被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小学6年级的学生的确不会听过户川纯。

「怎么办啊……」

「要说怎么办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总之先问一下人吧，那张唱片是我非常喜欢的呀。用什么来换都好，反正你那差劲的歌是不行的啊」

由佳里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走出了房间。

要买唱片的话至少要花2800円。有希摇了摇台上的储钱罐。但是，当当作响的只是十円和一百円的硬币。

有希心情低落地趴在了床上。

（为什么会这么不小心啊。如果好好地听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啊。啊—啊，为什么会录了音啊……）

第一次用盒式录音机录了音并听到自己的声音时，有希真的吓了一跳。感觉从录音机里放出的声音，并不像是自己的声音。但是，因为是那样不可思议那样有趣，有希反反复复地听了一遍又一遍。于是有希对录下自己的歌曲变得十分的享受，因为有希非常喜欢唱歌。甚至听着机器里放出自己的声音时，就像是自己真的变成了歌手。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连烦恼也忘得一干二净。

（和妈妈谈谈吧）

鲜有这么快就下决定的有希，向着厨房走了过去。

听了有希的话，亮子从钱包里拿出了五千円纸币，说

「拿这些钱去买回来吧」

「这样好吗？」

「不小心录了音的话那也没办法。没有空的录音带的话，买几盘回来也可以」

「谢谢」

自从那天哭出来了开始就对自己十分温柔的母亲，有希从心底里感谢她。

姐妹两人说完「去做作业了」就回去房间了，但每周的周六都可以从外面听到她们玩模仿DJ游戏的声音。

「有希和由佳里！」

「周六的夜晚」

「哇——」

啪啦啪啦啪啦的拍手声——。

「今晚的开场曲是，The Checkers的『ギザギザハートの子守歌』,那么现在就开始吧！」 即使这摇滚的旋律嘈杂得使亮子掩住了半边耳朵，她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听到自从受到欺凌开始就渐渐变得内向的有希这样大声地说话、唱歌，总算安心了一点。

作为主DJ的有希，选曲几乎都是亲自完成的。而文学少女的由佳里，则负责朗读自己写的诗和编写广播剧的剧本。每个星期六的直播节目『有希和由佳里的周六』令两姊妹十分着迷。

「从下次开始我们来读出听众寄来的明信片怎么样？」

「请嘉宾上来好像也不错喔」

两人相对着，一个又一个的点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来。这样重复了很多次以后，节目的形式就变得多种多样了。

「来了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下一个节目是有希和由佳里的卡拉OK演唱会。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Pink Lady的『ペッパー警部（胡椒警长）』—」

「Yeah!」

「准备——」

「♪胡椒，警长～」

「咻！」

为她们助威的是弟弟民教。在仅有的一个听众面前，两人在榻榻米上边唱边跳完美地演唱了『胡椒警长』。

拿着无形的麦克风，有希在歌唱。

唱着歌的有希，渐渐能够找回那种心情了。无论到哪里都能很自由，无论用怎样的方式表现自己谁都不能对此说些什么。虽然画画也很快乐，但唱歌有一种更加强烈的解放感。

将气力聚在腹部，张开大口歌唱。

这样做，就能确信自己正在呼吸，正在实实在在地生存着。

虽已入夜，两人到最后仍然不知疲倦地继续歌唱。